荊川先生右編

荊川先生右編目錄

卷二十八

夷五

荊川先生右編卷二十八

都察院僉都御史毘陵唐順之編纂
南京國子監祭酒豫章劉曰寧補遺
司業吳興朱國禎校定

夷五

論不當棄四州地與虜和　虞允文

孝宗隆興元年顯謨閣直學士虞允文上

臣比准朝廷行下以敵國禮講和臣輒一具奏疏虜已衰之迹乞不棄四州之地方以冐昧日積憂惶伏奉御劄許臣以忠勤諭臣以能副陛下之意因忠禮加

重腹心示眷臣之欲報言之爲淺伏讀聖詔所謂四
郡之地虜人若許我則當遣使以疑之若不許我則
不復議和睿謀弘深聖斷英發固非臣所及亦非在
廷將相大臣百執事所能及也傳曰有君如此其忍
負之臣尚願畢其說惟陛下幸擇竊謂自古中國之
於夷狄或戰或和必因盛衰之勢而用之若當戰而
和與當和而戰此安危存亡之機不可不察也漢高
祖唐太宗皆起於秦隋大亂之後其所遭之時所用
將相所集兵車所都勝勢大率皆畧相似及天下初
定高祖和匈奴太宗征突厥其不同遽如此何哉冐

頡方盛而頡利衰故也二君者豈能爲天下之機特因其機而不失耳臣不知士大夫以今日之虜爲盛耶衰耶方虜盛時力苟不足尚以和而誅我我每墮其計中自宣和靖康而來可迭考而究見之也虜欲取契丹始誅我以海上之盟虜未得太原又誅我以城下之盟槎枿以蒙國爲患棄河南之地而誅我以盟兀朮既引兵臨淮知江南不可下又誅我以盟數十年之間凡四與我盟而寧自叛之而謂和猶可恃耶虜力不足雖戰必和虜力有餘雖和必戰往事歷歷可鑑而世不悟有識者不知泲泗之横集也虜今

已衰不止於力之不足一和之後虜之力有餘不知今日之盟士大夫能保其不叛否也况逆亮死舊盟已亡皇帝者我自帝也上天之所畀付也大國者我自國也祖宗之所傳授也何有於不正之名而汲汲於正之乎姪國之稱豈無猶字之嫌未可以言敵國而四州之地與和尚原商於一帶之險皆不可以輕棄願陛下深思而熟計之當前歲之冬逆亮敗於采石死於楊州虜兵散亡遁去我乘其機僅能得此四州而嘗軍以戰而死者幾人戰騎歿於陣者幾乘輸財發輓所費者不知其幾千萬計第功行賞所遷補

者又不知其幾千萬倍也而一旦忍棄之乎棄之之後虜無可乘之機如曩時又可以必取之乎使必取而得之國家之所以耗蠹費用士馬之所以散逸死傷又不知幾倍於前日也士大夫厚祿於朝者亦嘗遠慮却顧一念及此乎或者謂太上皇帝得和戎之福陛下所宜循守而不知太上當漢高祖之機休息養力積兵積財堅忍二十年之久以待虜之衰而以唐太宗之機付陛下於今日也繼伐之功孰大焉浮言熒惑古所深慮願陛下於問安之餘從容及臣之說二聖合謀救盪天下開聖子神孫萬世之丕基臣

奇材奇材與書至語自

不勝大幸

進美芹十論　辛棄疾

孝宗時建康府通判辛棄疾進

臣聞事未至而預圖則處之常有餘事既至而後則應之常不足虜人憑陵中夏臣子思酬國耻普天率土此心未甞一日忘臣之家世受廛濟南代膺閫寄荷國厚恩大父臣贊以族衆拙於脫身被汙虜官留京師歷宿亳涉沂海非其志也每退食輒引臣輩登高望遠指畫山河思投釁而起以紓君父所不共戴天之憤甞令臣兩隨計吏抵燕山諦觀形勢謀未及

遂大父臣贊下世粵辛巳歲逆亮南寇中原之民屯
聚蜂起臣嘗鳩衆二千隸耿京爲掌書記與圖恢復
共籍兵二十五萬納款于朝不幸變生肘腋事乃大
謬負抱愚忠塡鬱腸肺官閑心定竊伏思念今日之
勢朝廷一於持重以爲成謀虜人利於嘗試以爲得
計故和戰之權常出於敵而我特從而應之是以燕
山之和未幾而京城之圍急城下之盟方成而兩宮
之狩遠秦檜之和反以滋逆亮之狂彼利則戰倦則
和詭譎徂詐我實何有惟是張浚符離之師甫有生
氣雖勝不慮敗事非十全然計其所喪方諸既和之

後投間蹂躪猶未若是之酷而不識兵者徒見勝不可保之爲害而不悟夫和而不可恃爲膏肓之大病亟遂齰舌以爲深戒臣竊謂恢復自有定謀非符離小勝負之可懲而朝廷公卿過慮不言兵之可惜也古人言不以小挫而沮吾大計正以此耳恭惟皇帝陛下聰明神武灼見事幾雖光武明謨憲宗果斷所難比擬一介醜虜尚勞宵旰此正天下之士獻謀效命之秋臣雖至愚且陋何能有知徒以忠憤所激不能自已以爲今日虜人實有弊之可乘而朝廷上策惟預備乃爲無患故罄竭精懇不自忖量撰成禦戎

十論名曰美芹其三言虜人之弊其七言朝廷之所當行先審其勢次察其情復觀其釁則敵之虛實吾既詳之矣然後以其七說次第而用之虜固在吾目中惟陛下留乙夜之神沉先物之幾志在必行無惑羣議庶乎雪耻酬百王除兇報千古之烈無遜于唐太宗典冠舉衣以復韓侯雖越職之罪難逃野人美芹而獻於君亦愛主之誠可取惟陛下赦其狂僭而憐其愚忠斧鑕餘生實不勝幸甚幸甚之至

其審勢曰用兵之道形與勢二不知而一之則沮於形眩於勢而勝不可圖且坐受其斃矣何謂形大小

是也何謂勢虛實是也土地之廣財賦之多士馬之衆此形也非勢也形可舉以示威不可用以必勝譬如轉嵌巖于千仭之山轟然其聲嵬然其形非不大可畏也然而塹留木拒未容於直遂有能迂回而避禦之至力殺形禁則人得跨而踰之矣若夫勢則不然有器必可用有用必可濟譬注矢石于高墉之上操縱自我不係于人有軼而過者抨擊中射惟意所向此實之可慮也自今論之虜人雖有嵌巖可畏之形而無矢石必可用之勢其舉以示吾者特以威而疑我也謂欲用以求勝者固知其未必能也彼欲致

疑吾且信之以爲可疑彼未必能吾且意其或能是未詳夫形勢之辨耳臣請得而條擇之虜人之地亦東薄于海西抵于夏南抵于淮北極于蒙地非不廣也虜人之財簽兵于民而無養兵之費靳恩于郊而無泛恩之賞又輔之以歲幣之相仍橫斂之不恤則財非不多也沙漠之地馬所生焉射御長技人皆習焉則其兵又可謂之衆矣以此之形時出而震我亦在所可慮而臣獨以爲不足邮者盖虜人之地雖名爲廣其實易分惟其無事兵劫形制若可紏合一有離擾則忿怒紛爭割據蜂起辛巳之變蕭鷓巴反于

遼開趙反於密魏勝反于海王友直反于魏耿京反于齊魯親而葛王又反於燕其餘紛紛所在而是此則巳然之明驗是一不足慮也虜人之財雖名爲多其實難恃得吾歲幣惟金與帛可以備賞而不可以養士中原廪窖可以養士而不能保其無失盖虜政麗而官吏横常賦供億民粗可支意外而有需公實取一而吏七八之民不堪而叛叛則財不可得而反喪其資是二不足慮也若其爲兵名之曰多又實難調而易潰且如中原所簽謂之大漢軍者皆其父祖殘于蹂踐之餘田宅鬻於提剥之酷怨憤所積其心

不一而沙漠所簽者越在萬里之外雖其數可以百萬計而道里遼絶資粮器甲一切取辦於民賦輸調發非一歲而不可至始逆亮南寇之時皆是誅脇酋長破城資産人乃肯從未幾中道竄歸者已不容制則又三不足慮也又況虜廷今用事之人雜以契丹中原江南之士上下猜防議論齟齬非如前日粘罕兀朮輩之叶且骨肉間僭弑成風如聞偽許王以庶長出守於汴私收民心而嫡少嘗暴之於父此豈能終以無事者哉我有三不足慮彼有三無能爲而重之以有腹心之疾是殆自保之不暇何以謀人臣抑

聞古之善覘人國者如良醫之切脉知其受病之處而逆其必殞之期初不爲肥瘠而易其智官譏之師袁紹未遽弱也曹操見之以爲終且自斃者以嫡庶不定而知之咸陽之都會稽之游秦尚自强也高祖見之以爲當如是矣項籍見之以爲可取而代之者以民怨已深而知之蓋國之亡未有如民怨嫡庶不定之爲酷虐今並有之欲不亡何待臣故曰形與勢異惟陛下實深察之

其察情曰兩敵相持無以得其情則疑疑故易駭駭而應之必不能詳有以得其情則定定故不可惑不

可惑而聽彼之自擾則權常在我而敵實受其獘矣古之善用兵者非能務爲必勝而能謀爲不可勝蓋不可勝者乃所以徐圖必勝之功也我欲勝彼亦志於勝誰肯處其敗勝敗之情戰於中而勝敗之機未有所决彼或以兵來吾敢謂其張虛聲以㩳我乎彼或以兵遁吾敢謂其非匿形以誘我乎是皆未敢也然則如之何曰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定故也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審故也能定而審敵情雖萬里之遠可坐察矣今吾藏戰于守未戰而嘗爲必戰之待寓勝于戰未勝而嘗有必勝之理彼誠虛聲以

耀我我以靜應而不輕動彼誠匿形以誘我我有素備而不可以乘勝敗既不能爲吾亂則因神閒而氣定矣然後徐以吾之心度彼之情吾猶是彼亦猶是南北雖有異處休戚豈有異趣哉虜人情僞臣嘗熟論之矣譬如猛狗焉心不肯自閑擊之則吠吠而後却呼之則馴馴必致齧盖吠我者忌我也馴我者狎我也彼何嘗不欲戰又何嘗不言和惟其實欲戰而乃以和狎我惟其實欲和而乃以戰要我此所以和無定論而戰無常勢也尤不可以不察曩者兀术之死固嘗屬其徒使與我和曰韓張劉岳近皆習兵恐

非若輩所敎則是其情眞欲和矣然而未嘗不進而求戰者計出於忌我而要我也劉豫之廢亶常慮無以守中原則請割三京亶之弑亮常懼吾有問罪之師則又謀割三京而還梓宮亮之殞斃又嘗緩我追北之師則復謀割白溝河以丈人行事我是其情亦眞欲和矣非詐也未幾亶之所割視吾所守之人非其敎則不旋踵而復取之亮之所謀窺吾遣賀之使知其無能爲則中輟而萌辛巳之逆褒之所謀悟有班師之失無意於襲則又反覆而有意外之請夫既云和矣而復中輟者盖用其狎而謀勝于我也今日

之事揆諸虜情是有三不敢必戰三必欲嘗試何以言之空國之師商監不遠彼必不肯再用危道萬一猖獗特不過調沿邊戍卒而已戍卒豈有能必其勝此一不敢必戰也海泗唐鄧等州吾既得之彼用師三年而無成則吾有攻守之士而虜人已非前日之比此二不敢必戰也契丹諸胡側目于其後中原之士睥睨于其前令之雖不得不從從之未必不反此三不敢必戰也有三不敢必戰之形懼吾之窺其弱而絕歲幣則其勢不得不張大以要我此一欲嘗試也貪而志欲得其求不能充其所欲心惟務于僥倖謀

不暇于萬全此二欲嘗試也且彼誠欲戰耶則必不肯張皇以速我之備且如逆亮始謀南攻之時劉麟蔡松年一探其意而導之則麟逐而松年禍悪其露機也今誠必戰豈欲人遂知之乎彼誠不敢必戰耶貪殘無義忿不顧敗彼何所𠕋以母之親兄之長一忤其意一利其位亮猶弒之何有於我兒今沿海造艦沿淮治具包藏禍心有隙皆可投敢謂之終遂不戰乎大抵今彼雖無必敢戰之心而吾亦不可不防其欲嘗試之舉彼於高麗西夏氣足以呑之故於其使之至也坦然待之而無他惟吾使命之去則多方

腆鮮曲意防備如人見牛羊未嘗作色而遇虎豹則
厲聲奮臂以加之此又足以見其深有忌于我也彼
知有忌我獨無忌哉我之所忌不在于虜欲必戰而
在于虜幸勝以踰淮而遂守淮以困我則吾受其病
矣禦之之術臣具于守淮篇昔者黥布之心爲身而
不顧後必出下策薛公知之以告高祖而布遂成擒
先零之心恐漢而疑罕开解仇結約充國知之以告
宣帝而先零自速敗薛公充國非有風角鳥占之勝
枯蓍朽骨之技亦惟心定而慮審耳朝廷心定而慮
審何情不可得何功不可成不求敵情之知而觀彼

慮聲詭勢以爲進退者非特重困吾力且失夫制勝之機爲可惜臣故曰知敵之情而爲之處者綽綽乎其有餘矣

其觀釁曰自古天下離合之勢常係乎民心民心叛服之由實基于喜怒喜怒之方形視之若未有休戚喜怒之旣積離合始決而不可制矣何則喜怒之情有血氣者皆有之飽而愉煖而適遂使之饑寒則怨仰而事俯而育遽使之捐棄則痛寃而求伸忿而求泄至於無所控告則怨怨深痛鉅而怒怨盈服則合叛則離秦漢之際離合之變於此可以觀矣秦人之法

慘刻凝密而漢則破觚爲圜與民休戚天下不得不喜漢而怨秦秦人則役繁賦重不卹而漢則寬仁大度務從簡約天下不得不喜漢而怨秦怨之方形秦自若也怨之既積則喜而有所屬秦始不得自保遂離而合于漢矣方今中原之民其心果何如哉二百年爲朝廷赤子耕而食蠶而衣富者安貧者濟賦輕役寡求得而欲遂一染腥膻彼視吾民如晩妾之御婢子愛憎自殊不復顧惜方僭割之時彼守未固此訩未定循勉強姑息以示恩時肆誅戮以賈威既久稍玩真情遂出分布州縣半是胡奴分朋植黨侁臧

中華民有不平訟之於官則胡人勝而華民則飲氣以茹屈田疇相隣胡人則强而奪之孳畜相雜胡人則盜而有之民之至愛者子孫簽軍之令下則貧富不問而丁壯必行民之所惜者財力營築供餉之役興則空室以往而休息無期有常產者困窮無藉鋌者凍餒民初未敢遽叛者猶徇于苟且之安而詠于積威之末卒已之歲相挻以興矯首南望思戀舊主者怨已深痛已鉅而怒已盈也逆亮自知形禁勢格巢穴迥遥恐狂謀無成而竄身無所故疾趣淮上僥倖一勝以譏潰中原之心而求歸也此機不一再而

朝廷慮不及此中原義兵尋亦潰散吁甚可追惜也今而觀之中原之民業嘗叛虜虜人必不能釋然於其心而吾民亦豈能自安而無疑乎疑則慮患深操心危是以易動而輕叛朝廷未有意于恢復則已誠有意焉莫若於其無事之時張大聲勢以聳之使知朝廷有儼然可恃之資存撫新附以誘之使知朝廷有不忘中原之心如是則一旦緩急彼將轉相告諭翕然而起爭爲吾之應矣又況今日中原之民非昔日中原之民曩者民習于治而不知兵不意之禍如蜂蠆作于懷袖知者不暇謀勇者不及怒自亂離以

來心安于斬伐而力鬬于攻守虜人雖暴有王師爲之援民心堅矣焉婦雖攘臂其爲士笑之孟子曰爲湯武驅民者桀與紂也臣亦謂今之中原離合之權已開虜人不動則已誠動焉是特爲陛下驅民而已惟靜以待之彼不亡何待

其自治曰臣聞今之論天下者皆曰南北之定勢吳楚之脆弱不足以爭衡于中原臣之說曰古今有常理夷狄之腥穢不可以久安于華夏夫所謂南北定勢者粤自漢鼎之亡天下離而爲南北吳不足以取魏而晉卒以併吳晉不能以取中原而陳亦旣斃于

隋與夫藝祖皇帝之取南唐取吳越天下之士遂以爲東南地薄兵脆將非命世之雄其勢固至于此而蔡謨亦謂庾亮諸人必不能辦此吾見韓盧東郭魏俱斃而已臣以謂吳不能以取魏者蓋孫氏之割據曹氏之猜推其德本無以相過而西蜀之地又分于劉備雖願以兵窺魏勢不可得也晉之不能取中原者一時諸戎皆有豪傑之風晉之強臣方內自專制擁兵上流動輒問鼎自治如此何暇謀人宋齊梁陳之間其君臣又皆以一戰之勝蔑其君而奪之位其心蓋僥倖于人之不我攻而所以攻人者皆其自固

也至于南唐吳越之時遂當聖人之興理固應爾無足惟者由此觀之所遭者然非定勢也且方今南北之勢較之彼時亦大異矣地方萬里而却于夷狄之一姓彼其國大而上下交征政龎而華夷相怨平居無事亦規規然模倣古聖賢太平之事以誑亂其耳目是以其國可以言靜而不可以動其民可與共安而不可與共危非如晉末諸戎四分五裂若周秦之戰國唐季之藩鎮皆家自爲國國自爲敵而貪殘吞噬剽悍勁勇之習純用而不雜也且六朝之君其祖宗德澤涵養浸漬之難忘而中原民之眷戀依依而

不去者又非得爲今日比臣故曰較之彼時南北之勢大異矣當秦之時關東強國莫楚若也而秦楚相遇動以數十萬之衆見屠于秦君爲秦虜而地爲秦墟自當時言之是南北勇怯不敵之明驗而項梁乃能以吳楚子弟驅而之趙救鉅鹿破章邯諸侯之軍十餘壁皆莫敢動觀楚之戰士無不一當十諸侯之兵皆人人惴恐卒以秦軍入函谷焚咸陽殺子嬰是又可以南北勇怯論哉方懷王入秦時楚人言之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夫豈彼能逆知其事之必至于此耶盖天道好還亦以其理而推之耳故臣竝以爲

今常理而論之夫所謂古今常理者逆順之相形盛衰之相尋如符契之必同寒暑之必至今夷狄所以取之者至逆也然其所居者亦盛矣以順居盛猶有衰焉以逆居盛固無衰乎臣之所謂理者此也不然裔夷之長而據有中夏子孫又有泰山萬世之安古今豈有是事哉今之議者皆痛懲往者之事而以積威之後不推項籍之亡秦而很以苻堅之喻晉者以籍口是猶懷千金之璧不能斡營低昂而搖尾于敗夫懲蝮蛇之毒不能拼覈真偽而褫魄于雕弓亦已過矣故臣願陛下姑以光復舊物而自期不以六

朝之勢而自早精心強力日與二三大臣講求古今南北之勢知其不侔而不為之惑則臣固當為陛下言自治之策今之所以自治者不勝其多也官吏之盛否民力之優困財用之豐耗士卒之強弱器械之良苦邊備之廢置此數者皆有司之事陛下亦次第而行之臣不能悉舉也顧今有大者二陛下知之而未果行大臣難之而不敢發者一曰絕歲幣二曰都金陵臣聞今之所以待虜以緡計者二百餘萬以天下之大而為生靈社稷計曾何二百餘萬之足云臣不為二百餘萬緡惜也錢塘金陵俱在大江之南而

其形勢相去亦無幾矣豈以爲是數廿里之遠而遽
有強弱之辨哉臣不爲數百里計也然而絕歲幣則
財用未可以遽富都金陵則中原未可以遽復是三
尺童子之所知臣之區區以是爲言者蓋古之英雄
撥亂之君必先内有以作三軍之氣外有以破敵人
之心故曰未戰養其氣又曰先人有奪人之心今則
不然待敵則恃驩好於金帛之間立國則借形勢於
湖山之險望實俱喪莫此爲甚使吾内之三軍習知
其上之人畏怯退避之如此以爲夷狄必不可敵戰
守必不可恃雖有剛心勇氣亦銷鑠委靡而不振臣

不知緩急將誰使之戰哉借使戰其能必勝乎外之中原民心以爲朝廷置我于度外謂吾無事則知自備而已有事則將自救之不暇向之袒臂疾呼而從逆亮之甕爲吾嚮應者它日必無若是之捷也如是則敵人將安意肆志而爲吾患今絶歲幣都金陵其形必至于戰天下有戰形矣然後三軍有所怒而思奮中原有所恃而思亂陛下間取其二百餘萬緡者以資吾養兵賞勞之費豈不爲朝廷之利乎然此二者在今日未可遽行臣觀虜人之情玩吾之重戰而所求未能充其欲不過一二年必以戰而要我苟因

其要我而遂絕之則彼亦將自沮而權固在我矣議者必曰朝廷全盛時西北二虜亦不免于賂今我有天下之半而虜倍西北之勢雖欲不賂得乎臣應之曰是趙之所以待秦也昔者秦攻邯鄲而去趙將割六城而與之和虞卿曰秦之攻趙也倦而歸乎抑其力尚能進且愛我而不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矣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力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不能攻以資之是助秦自攻也臣以爲虞卿之所以謀趙者是今日之勢也且今日之勢議者固以東晉自畢矣求之於晉彼

亦何嘗退金陵輸歲幣乎臣竊觀陛下聖文神武同符祖宗必將陵跨漢唐鞭笞異類然後爲稱豈能鬱鬱久居此者乎臣願陛下酌古以御今毋惑紛紜之論則恢復之功可必其有成古人云謀及卿士謀及庶人又曰作屋道邊三年不成蓋謀貴衆斷貴獨惟陛下深察之

其守淮曰臣聞用兵之道無所不備則有所必分知所必守則不必皆備何則精兵驍騎十萬之屯山峙雷動其勢自雄以此爲備則其誰敢乘離屯爲十屯不過萬力寡氣沮以此爲備則備不足恃儿聚屯分

屯之利害也臣嘗觀兩淮之戰皆以備多而力寡兵懾而氣沮奔走于不必守之地而嬰虜人遠鬥之鋒故十戰而九敗其所以得畫江而守者幸也且今虜人之情臣固已論之矣要不過以成兵而入寇幸成功而無內禍使之踰淮將有民而撫之有城而守之則始足以為吾患夫守江而喪淮吳陳南唐之事可見也且我入彼出我出彼入曠日持久何事不集者兀术之將曰韓常劉豫之相曰馮長寧者皆嘗以是導之詎知其他日之計終不出于此乎故臣以謂守淮之道無俱其必來當使之兵交而亟去無幸其

必去當使之他日必不敢犯也爲是策者在於彼能入吾之地而不能得吾之戰彼能攻吾之城吾能出彼之地然而非備寡力專則不能也且環淮爲郡凡幾爲郡之屯又幾退淮而江爲重鎮曰鄂渚曰金陵曰京口以至于行都扈蹕之兵其將皆有定營其營皆有定數此不可省也環淮必欲皆備則是以有限之兵而用無所不備之策兵分勢弱必不可以折其衝以臣策之不若聚兵爲屯以守爲戰庶乎虜來不足以爲吾憂而我進乃可以爲彼患也聚兵之說如何虜人之來自淮而東必道楚以趨揚自淮而西必

道濠以趨直興道壽以趨郢自荆襄而來必道襄陽以趨荆今吾擇精騎十萬分屯于山陽濠梁襄陽三處而於揚或加置一大府以督之虜攻山陽則堅壁勿戰而虛盱眙高郵以餌之使濠梁分其半與督府之兵横擊之或絶餉道或邀歸途虜併力于山陽則襄陽之師出唐鄧以擾之虜攻濠梁則堅壁勿戰而虛廬壽以餌之使山陽分其半與督府之兵亦横擊之虜併力于濠梁而襄陽之師亦然虜攻襄陽則堅壁勿戰而虛郢復以餌之虜無所獲亦將聚淮北之兵以併力于此我則以濠梁之兵制其歸而山陽之

兵自汴陽以擾沂海此正所謂不恃敵之不敢攻而恃吾能攻彼之所必救也臣竊謂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拳救闘者不搏撠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爲解矣昔人用兵多出于此故魏趙相攻齊師救趙田忌引兵疾走大梁則魏兵釋趙而自救齊師因大破之於桂陵後唐莊宗與梁相持於楊劉德勝之間蓋嘗屢而不勝其後用郭崇韜之策七日入汴而梁亡兵家形勢從古已然議者必曰我知擣虛以進彼亦將調兵以拒進遇其實未見其虛是大不然彼沿邊爲守其兵不過數萬既已厚屯于三城之衝其餘不容

復多兵少而力不足謂能當我全師者又非其所慮也又况彼縱得淮而民不服且有江以爲之阻則猶未足以爲利我得中原而簞壺迎降民心自固且將不爲吾守乎如此則在我者甚堅而在彼者甚瑕全吾所甚堅攻彼所甚瑕此臣所謂兵交而必亟去兵去而不敢復犯者此也嗚呼安得斯人而與之論天下也哉

其屯田曰趙充國論備邊之計曰湟中積穀三百萬斛則羌人不敢動李廣武爲成安君謀曰要其輜重十日不至則二將之頭可致者此言用兵致勝以粮

爲先轉餉給軍以通爲利也必欲使糧足而餉無間絕之憂惟屯田爲善而屯田蓋亦難行國家經畫于今幾年而曾未覩夫實効者所以驅而使之耕者非其人所以爲之任其責者非其吏故利未十百而害已千萬矣名曰屯田其實重費以歛怨也何以言之市井無賴小人惟其懶而不事事而迫於饑寒故甘捐軀于軍伍以就衣食而苟閑縱一旦警急擐甲操戈以當矢石其心固偃然自分曰向者吾無事而幸飽煖于官今焉官有事而責死力于我且戰勝猶有累資補秩之望故安之而不辭今遽而使之屯田則

是無事而不免耕耘之苦有事而又履夫攻守之危彼必曰吾能耕以食豈不能從富民租佃以爲生而輕失身於縣戮上能驅我于萬死豈不能捐穀帛以養我而重役我以辛勤不平之氣無所發洩在畎畝則邀奪民田脅掠酒肉以肆無稽踐行陣則呼憤扼腕疾視長上而不爲用且曰吾自耕自食官何用我焉是誠未覩夫享成之利也鹵莽滅裂徒耗糧種祗見有害未聞獲利此未爲策之善如臣之說則曰向者之兵怠惰而不盡力向者之吏苟且而應故事不如籍歸正軍民釐爲保伍擇歸正不釐務官擇爲長

貳使之專董其事且彼自虜中被簽而來耕耨之事蓋所素習且其生同鄉井其情相得上令下從不至生事惟官之計其開田頃畝之數與夫歸正軍民之目主人已占之田不更動搖以重驚擾歸正之人家給百畝而分爲二等爲之兵者田之所收則盡以予之爲之民者十分稅一則以爲凶荒賑濟之儲室廬器具糧種之法一切遵舊使得植桑麻畜雞豚以爲歲時伏臘婚嫁之資彼必忘其流徙便於生養無事則長貳爲勸農之官有事則長貳爲主兵之將許其理爲資考久於其任使得悉心於教勸而委守臣監

司覈其勞績奏與遷秩而不限舉主人孰不更相勸
勉以赴功名之會哉且今歸正軍民散在江淮而北
方之人例以異壤視之不幸而主將亦以其歸正則
求自釋于廟堂又痛事形迹愈不加鄭開有挾不平
出怨語重典與已繫其足矣所謂小名目者仰俸給為
活胥吏沮抑何嘗以時得嗚呼此誠可憫也誠非朝
廷所以懷誘中原忠義之術也聞之曰因其不足而
利之利未四五而恩踰九十此正屯田非特為國家
便而且亦為歸正軍民之福議者必曰歸正之人常
懷異心羣而聚之慮復生變是大不然也且和親之

後沿江歸正軍民官吏失所以撫摩之惠相扳北歸者莫計當時邊吏亦皆聽之而莫爲制此豈獨歸正人之罪令之留者既少安矣更爲屯田以處之則人有常產而上無重斂彼何苦叛去以卄虜人横暴之誅求哉若又曰恐其竊發且人惟不自聊賴乃攘奪以苟生誠豐飫矣何苦如是饑者易爲食必不然也誠使果爾疎而遠之於江外不猶愈于聚乎內而重驚擾乎且天下之事逆慮其害而不敢求其利亦不可言智矣盖今所謂御諸軍者待之素厚而養之素優故驕驕則不可復使此甚易曉也若夫州郡之卒

興于是彼非天子爪牙之故可以勞之而不怨而其大半出于農桑失業之徒故狎于野而不怨往年嘗獵其丁壯勁勇者爲一軍矣臣以謂可葺此軍視歸正軍民之數倍而發之使阡陌相連廬舍相望並耕乎兩淮之間彼其名素賤必不敢倨視歸正軍民而媒怨而歸正軍民視之猶江南之兵也亦必有所忌而不敢逞勢足以禁歸正軍民之變力足以盡屯田之利計有出于此者乎昔商之頑民相率爲亂周公不誅而遷之洛邑曰商之工臣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其後康王命畢公又曰不臧厥臧民罔

攸勸始則遷其頑而教之終則擇其善而用之聖人治天下未嘗絕物固如此今歸正人聚于兩淮而屯田以居之敘其勞績而祿秩以誘之內以節冗食之費外以省轉餉之勞以銷桀驁之變此正周人待商民之法秦人使人自為戰之術而井田兵農之遺制也況皆吾舊赤子非如商民在周之有異念術而使之天下豈有不濟之事哉

其致勇曰臣聞行陣無死命之士則將雖勇而戰不能必勝邊陲無死事之將則相雖賢而功不能必成將驕卒惰無事則已有事則其弊猶爾則望敵先遁

臨敵遂奔幾何而不敗國家事人君責成于宰相宰相身任乎天下可不有以深探其情而逆爲之處乎蓋人莫不重死惟有以致其勇則懦者奮驕者聳而死有所不敢避嗚呼此正鼓舞天下之至術也致之如何曰將帥之情與士卒之情異而所以致之之術亦不可得而同何則致將帥之勇在于均任而投其所忌貴爵而激其所慕致士卒之勇在于寡使而紓其不平速賞而卹其已亡匹夫所得而備陳之今之天下其弊在于儒臣不知兵而武臣有以要其上故閫外之事朝廷所知者勝與負而已所謂當進而退可

攻而守者則朝廷有不及知也彼其意蓋曰平時清要儒臣任之一旦擾攘而使我履矢石吾且幸富貴矣豈不能逡巡自愛而留賊以固位乎向者淮上之師有遷延而避虜者是其事也臣今欲乞朝廷于文臣中擇其厚重通敏者每軍置參謀一員使之得以陪計議觀形勢而不相統攝非如唐所謂監軍之比彼爲將者心有所忌而文臣亦因之識行陣諳戰守緩急均可以備邊城之寄將帥有可進而攻之便彼知縉紳之士亦識兵家利害必不敢依違養賊以自封而遺國家之患此之謂均任而投其所忌凡人之

情未得志則冒死亡以求富貴已得志則保富貴而重其生古人論御將者以才之大小爲辨謂御大才者如養麒驥御小才者如養鷹犬然今之將帥豈皆其才大者要之飽則飛去亦有如鷹者焉向者山縣海道之帥有得一邑破數艦而遽以節鉞使相與之者是其事也臣欲乞朝廷斬重爵命齊量其功等第而與之非謂無予之謂徐以予之且欲使之常豐豐然有歉慕未足之意以要其後効而戒諭文吏非有節制相臨者必以資級爲禮與左遷人均毋使如延使遷郡者間有趨伏堂下之辱如唐以金紫而執役

之數彼彼介冑者知一爵一命之可重而朝廷無左
右遠貴賤之別則亦矜持奮勵盡心于朝廷而希尊
榮之寵此之謂貴爵而激其所慕營慕之間飽煖有
不充而主將歌舞無休時錙銖之下肝腦不敢保而
主將雍容于帳中此亦危且勸矣而平時又不與之
休息以養其力至使之舁土運甓以營私室而肆鞭
撻彼之心懷憤挾怨惟恐天下之無事以求所謂快
意肆志者而邀其上誰肯挺身效命以求勝敵哉兵
法曰視卒如愛子故古之賢將有與士卒最下者同
衣食而分勞苦匠今欲乞朝廷明勑將帥自教閱外

非修營治備名公家事者不得私有役使以收士卒之心此之謂寡使而得其不平人莫不惡死亦莫不有父母妻孥之愛冒萬死幸一生所謂斬功折獲者有一資半級之望朝廷較其毫釐而裁抑之賞定而付之於軍則胥吏乾之主將邀之不得利不與敵去師捷士將享大富貴而士卒有一命又復沮格如此不幸而死妻離子散香火蕭然萬事瓦解未死者見之誰不生心兵法曰軍賞不踰時而古之賢將蓋有爲士卒裹瘡卹孤者臣今欲乞朝廷遇有賞命特與差官携至軍中呼名給付而死事之家申勅主將曲

加恤勞以結士卒之驩此之謂速賞而卹其已亡如此則驕者化而爲銳惰者化而爲力有不守矣守之而無不固有不攻矣攻之而無不克凡茲數事非有難行重費朝廷何惜而不舉以收將卒他日之用哉臣竊觀陛下向嘗詔百官以寵武臣隆恩數以優戰伐是誠有意于激勵將卒矣然其閒尚有行之而未及詳已行而旋復弛之事欲望陛下察臣所以得於行伍之說如此而明付之宰相使之審處而力行之庶幾有以得上下之驩心而急難不至於誤國此實天下之至計也

其防微曰古之爲國者其慮敵深其防患密故常不吝爵賞以籠絡天下智勇辨力之士不欲一夫有憂愁怨懟亡聊不平之心以敗吾事蓋人之有智勇辨力者是皆天民之秀傑者類不肯自已苟大而不得見用於世小而又饑寒于其身則其求逞之志果於毀名敗節凡可以紓忿充欲者無所不至矣是以敵國相持勝負未决一夫不平輸情于敵則吾之所忌彼知而投之吾之所長彼習而用之投吾所忌用吾所長是殆益敵勝而遺敵資耳不可以不察傳曰謹備于其外患生於其内此正聖人所以深致意而庸

人以爲不足慮也昔者楚公子巫臣嘗教吳乘車射御而吳得以逞漢中行說嘗教單于毋愛漢物而漢有匈奴之憂史傳所載此類甚多臣之爲今日慮者非以匹夫去就可以爲朝廷重輕蓋以爲泄吾之機足以增虜人之頡頏耳何則科舉不足以盡籠天下之士而爵賞亦不足以盡縻歸附之人與夫逋寇窮民之無所歸茹寃報恨之無所泄者天下亦不能盡無竊計其中亦有傑然自異而不狥小節者矣彼將甘心俛首守死于吾土地乎抑亦壞垣越栅而求擇于他域乎是未可知也臣之爲是說者非欲以聳陛

下之聽而行已之言蓋亦有見焉耳請試言其大者逆亮之南寇也海道舟楫則平江之匠實爲之淮南惟秋之防而盛夏入寇則無錫之士實甚之寇敵弓弩虜兵所不支今已爲之殿司之兵比他卒爲驕今已知之此數者豈小事哉如閩皆其北歸之人叛軍之長教之使然且歸正軍民或激於忠義或迫於虐政故相扳來歸其心誠有所慕也前此陛下嘗許以不遣矣自去年以來虜人間以文牒請索朝廷亦時有曲從其間有知詩書識義分者如解元振輩上章請留陛下既已旌賞之矣若俗所謂泗州王等輩旣

行之後得之道路皆言陰通僞地教其親戚訴諸虜庭移牒來請此必其心有所不樂於朝廷者若此曹雖闒茸無能累千百數舉發以歸之固不足卹然人之度量相越智愚不同或其中亦有所謂傑然自異者患生所忽漸不可長臣願陛下廣含弘之量開言事之路許之陳說利害官其可採以收拾江南之士明詔有司時散廩以優卹歸明歸正之人外而勑州縣吏使之蠲除苛斂平亭獄訟以紓其逃死蓄憤無所伸愬之心其歸正軍民或有再索而猶言願行者此必陰通僞地情不可測朝廷既無負於此輩而猶

反覆若是陛下赫然誅其一二亦可以絕其姦望不
然則縱之而不加制玩之而不加卹恐他日萬一有
如先朝張源吳昊之西奔近日施宜生之北走或能
馴致邊陲意外之擾不可不加意焉臣聞之魯公父
文伯死有婦人自殺于房者二人其母聞之不哭曰
孔子賢人也逐於魯而是人不隨今死而婦人爲自
殺是必於其長者薄於其婦人厚議者曰從母之言
則是爲賢母從妻之言則不免爲妬妻今臣之論歸
正歸明軍民誠恐不悅臣之說者以臣爲妬妻也惟
陛下深察之

其久任曰臣聞天下無難能不可爲之事而有能爲必可成之人人誠能也任之不專則不可以有成故孟子曰五穀種之美者也苟爲不熟不如稊稗何則事有操縱自我而謀之已審則一舉而可以遂成事有服叛在人而謀之維審亦必持久而後可就盖自古夷狄爲中國患彼皆有爭勝之心聖人方調兵以正天誅任宰相以責成功非如政刑禮樂發之自已收之亦自已之易也朝而用兵夕而遂勝公卿大夫交口歸之曰此宰相之賢也明日而臨敵後日而闘不利則羣起而媒孽之曰宰相不足與折衝也乍[illegible]

乍佞其說不一於是人君亦不能自信欲求之必求難矣哉臣讀史嘗竊深嘉越句踐漢高祖之能任人而種蠡良平之能處事驟而勝遽而敗皆不足以動其心而信之專期之成皆如其所料也觀夫會稽之棲五年而吳伐齊虛可乘也種蠡如不聞又四年吳伐齊虛可乘也種蠡皆發兵助之又一年吳伐齊不勝而種蠡始襲破之可以取之種蠡不取又九年而始一舉滅之蓋歷二十有二年而句踐未嘗以爲遲而奪其權豐沛之興秦三年漢敗於薛漢元年高帝厄於鴻門又二年衂於彭城又三年困於滎陽又五

年不利於夏南良平何嘗一日不從之計議然未免於齟齬者蓋歷五年而始蹶項立劉高帝亦未嘗以爲跌而奪其權誠以一勝一敗兵家常勢懲敗鈕勝非策之上故古之人君其信任大臣也不間於讒說其圖回大功也不邮於小節所以能責難能不可爲之事於能爲必可成之人而收其效也虜人爲朝廷患如病疽焉病根不去終不可以爲身安然其決之也必加炷刀則痛亟而無後恤而其鍼之也止於傳餌則痛遲而終爲大患病而用醫不一其言至炷刀方施而傳餌移之傳餌未幾而炷刀奪之病不已而

乃咎醫吁亦自惑也且禦戎有二道惟和與戰和固
非長策然太上皇帝用秦檜一十九年而無異論者
太上皇帝信之之篤而秦檜守之之堅也今日之事
以和爲可以安而臣不敢必其盟之可保以戰爲不
可講而臣亦不敢必其兵之可休惟陛下推至誠踈
讜愿以天下之事盡付之宰相使得優游無疑以悉
力於圖回則可和與戰之機宰相其任之矣唐人視
相府如傳舍其所成者果何事淮蔡之功裴度用而
李師道遣刺客以緩師高霞寓敗而錢徽蕭俛以爲
言憲宗信之深任之篤令狐楚之罷爲中舍李逢吉

之出爲節度皆以沮謀而見疎故君以斷臣以忠而能成中興之功而頃者張浚雖未有大捷亦未至大敗符離一挫召還揆路遂以罪去恐非越句踐漢高祖唐憲宗所以任宰相之道非特此也内而戸部出納之源外而泉曹總司之計與夫邊郡守臣屯戍守將皆非朝夕可以責其成功者臣願陛下要成功於宰相而使宰相責成功於計臣守將俾其各得專於職治而以祿秩旌其勞績不必輕移遽遷則人無苟且之心樂於奮激以自見其才一綱既舉衆目自張天下之事猶有不辦者臣不敢信其然也

其詳戰曰臣聞鴟梟不鳴要非祥禽豺狼不噬要非仁獸此虜人雖未動而臣固將以論戰何則我無爾詐爾無我虞然後兩國可恃以定盟而生靈可恃以弭兵今彼常有詐我之情而我亦有虞彼之備一詐一虞謂天下不至於戰者惑也明知天下之必戰則出兵以攻人與坐而待人之攻也孰爲利戰人之地與退而自戰其地者孰爲得均之不免於戰莫若先出兵以戰人之地此固天下之至權兵家之上策而微臣之所以敢妄論也詳戰之說奈何詳其所戰之地也兵法有九地皆因地而爲之勢不詳其地不知

其勢者謂之混戰故地有險易有重輕先其易者險有所不攻破其重者輕有所不取今日中原之地其形易其勢重者果安在哉曰山東是也不得山東則河北不可取不得河北則中原不可復此定勢非臆說也古人謂用兵如常山之蛇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擊其身則首尾俱應臣竊笑之夫擊其尾則首應擊其身則首尾俱應固也若夫擊其首則死矣尾雖應其庸有濟乎方今山東者虜人之首而京洛關陝則其身其尾也由泰山而北不千二百里而至燕燕者虜人之巢穴也自河失故道河朔無濁流

之阻所謂千二百里者從枕席上過師也山東之民
勁勇而喜亂虜人有事常先窮山東之民天下有變
而山東亦常首天下之禍至其所謂備邊之兵較之
他處山東號爲簡略且其地於燕爲近而其民素喜
亂彼方窮其民簡其備豈眞識天下之勢也哉今夫
二人相搏痛其心則手足無强力兩陣相持謀其營
則士卒無鬬心故臣以謂兵出沭陽則山東可指日
而下山東已下則河朔必望風而震河朔已震則燕
山者臣將使之塞南門而守請試言其說虜人列屯
置戍自淮陽以西至於汧隴雜女眞渤海契丹之兵

不滿十萬關中洛陽京師三處彼以爲形勢最重之地防之爲甚深備之爲甚密可因其爲重大爲之名以信之揚兵於川蜀則曰關隴秦漢故都百二之險吾不可以不爭揚兵於襄陽則曰洛陽吾祖宗陵寢之舊廢祀久矣吾不可以不取揚兵於淮西則曰京師吾宗廟社稷基本於此吾不可以不復多爲旌旗金鼓之形陽爲志在必取之勢已震關中又駭洛陽又聲京師彼見吾形忌吾勢必以十萬之兵而聚三地且沿邊郡縣亦必皆守而後可是謂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如此則燕山之衞兵山東之戶民中原之

發軍精甲銳兵必悉舉以至吾乃以形催之使不得遽去以勢留之使不得遂休則山東之地固虛邑也山東雖虛竊計青密沂海之兵猶有數千我以沿海戰艦馳突於登萊沂密淄濰之境彼數千兵者盡分於屯守矣山東誠虛盜賊必起吾誘群盜之兵使之潰裂四出而陛下徐擇一驍將以兵五萬步騎相半鼓行而前不三日而至兗鄆之郊臣不知山東諸郡將誰為王師敵哉山東已定則休士秣馬號召忠義教以戰守然後傳檄河朔諸郡徐以兵躡其後此乃韓信所以破趙而舉燕也天下之人知王師恢復之

意堅虜人破滅之形著則契丹諸國如窩斡鵰巴之事必有相軋而起者此臣所以使燕山塞南門而守也彼虜人三路備邊之兵將北歸以自衛耶吾已制其歸路彼又慮淮西襄陽川蜀之兵未可釋而去也抑為戰與守耶腹心已潰人自解體吾又將突出其背而夾擊之當此之時陛下築城而降其兵亦可驅而之北反用其鋒亦可縱之使歸不虞而後擊之亦可臣知天下不足定也然海道與三路之兵將不必皆勇士不必皆銳盡臣將以海道三路之兵為正而以山東為奇奇者以強正者以弱弱者牽制之師而

强者必取之兵也古之用兵者唐太宗其知此矣嘗曰吾觀行陣形勢每戰必使弱常遇强强常遇弱敵遇吾弱追奔不過數十百步吾擊敵弱常突出自背反攻之以是必勝然此特太宗用之於一陣間耳臣以爲天下之勢避實擊虛不過如是苟曰不然必將驅堅悉銳由三路以進寸攘尺取爲恢復之計則吾兵爲虜弱久矣驟而用之未嘗不敗近日符離之戰是也假設陛下一舉而取京洛再舉而復關陝彼將南絕大河下燕薊之甲東逾泗水漕山東之粟陛下之將帥誰與守此曩者三京之役是也借能守之則

河北猶未病河北未病則雌雄猶未決也以是策之陛下其知之矣昔韓信請於高祖願以三萬人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之糧道而西會於滎陽耿弇言於光武欲先定漁陽取涿郡還收富平而東下齊皆越人之都而謀人之國二子不以為難能而高祖光武不以為可疑卒藉之以取天下者見之明而策之熟也由今觀之使高祖光武不信其言則二子未免為狂何者其言落落而難合也如臣之論焉知不有謂臣為狂者乎雖然臣又有一說焉為陛下終言之臣前所謂兵出山東則山東之民必扳虜以為我應

是不戰而可定也議者必曰辛巳之歲山東之變亦大矣然終無一人爲朝廷守尺寸土以基中興者何也臣之說曰北方郡縣可使爲兵者皆鋤犁之民可使以用此兵而成事者非軍府之縣卒則縣邑之弓兵也何則鋤犁之民寡謀而易聚懼敗而輕敵使之堅戰而持久則敗矣若夫縣卒之與弓兵彼皆居行伍走官府皆知其指呼號令之不可犯而爲之長者更戰守其部曲亦稔熟其賞罰進退之權建炎之初如孔彥舟李成輩殺長吏驅良民膠固而不散者皆此輩也然辛巳之歲何以不變曰東北之俗尚氣而

恥下人當是時耿京王友直輩奮臂隴畝已先之而起彼不肯俛首聽命以爲農夫下故寧嬰城而守以須王師而自爲功也臣嘗揣量此曹間有豪傑可與立事者然虜人薄之而不以戰自非土木之興築宮吏之呵衛皆不復用彼其思一旦之變以逞夫平昔悒怏勇悍之氣抑甚於鋤犂之民然而計深慮遠非見王師則未肯輕發陛下誠以兵入其境彼將開門迎降惟恐後耳得民而可以使之將得城而可以使之守非於此焉擇之未見其可也故臣於詳戰之末而備論之

天如讀
不避諱

論用中原及東南人夾攻金

宋光宗時上　　王質

臣觀今日事勢訓兵理財先為富強以待天下有變敵國有釁則乘機從事於中原此今日恢復之定規也天下未有變吾能激之使變生敵國未有釁吾能撓之使釁作使就吾之機以行吾之志此今日規恢之奇謀也弋者取禽獵者取獸方其棲深林伏豐草待其偶然自墮於網羅而後取之非弋獵之妙也動之使飛而觸吾之羅擾之使逸而觸吾之網網羅在此若有所不可已而必陷其中此弋獵之妙也自岐

亮殞亡葛褒篡立爲葛褒者其守國蓋亦得策然豈可以其得策而遂絕念忘懷以爲終不可圖也要當使之不得已而必捨得策就失策彼雖明知而無可奈何必嘗出此臣所謂使彼就吾之機者英雄圖天下之妙訣也與陛下言恢復者衆矣亦有及此者乎正隆之末中原本不欲南向岐亮以勢劫之未至汴而軍已離未渡淮而盜已作未抵江而葛褒已叛中原太亂數年而後定此葛褒覆車之鑒也葛褒鑒岐亮之敗其勢不得不歸於和方陛下堅持不和之論爲葛褒者亦罔知攸濟其初欲棄河南啗我以爲和

其臣力言岐亮之死軍勢甚危我不能襲而止陳蔡
之陷汴洛大震我不能進而退隴右之失關中欲頹
我不能取而歸以此三者卜天意之不與我苦勸葛
衮勿棄河南已而削臣禮損歲幣欲就我以爲和而
陛下難於棄要害之地固勢如初已而大臣異議並
邊撤兵則乘間進師遂脅我以爲和而陛下權宜從
之葛衮謀和之序有三勢未安則欲啖我以爲和勢
稍立則就我以爲和勢既振則脅我以爲和於是謀
乃得成自辛巳至甲申何其欲和之堅謀和之艱也
葛衮之被衮服冕其初未敢僭偉久長也至於東南

既和中原漸定而其國始可保矣葛褒初年金人已有亡證其能存立漸至康強者和之效也故葛褒欲保今日之和猶秦檜欲保前日之和也成之既欲保之必力苟失和則必用兵用兵則中原之人又復如前而岐亮之患亦將襲後此葛褒之所甚懼也夫中原之與金人其不相安久矣靖康建炎之際宇宙横潰生靈駭散莫知性命之所寄金人得以卷蕩而平吞之然而立僞齊而復廢還河南而復取徘徊展轉欲奄中原而未决欲棄中原而又惜之既見東南之僅欲自全而不能爲害也中原之人又久困蹂踐無

所歸依其勢已折而不支於是決混一之計大徙五
國之衆雜居中原曠然以夷變夏不從令者蕩盡城
邑誅及種族中原既不能以抗金人而又無所望於
東南力盡勢窮而始定此粘罕兀朮之徒善觀天下
之勢而疾徐操縱不失其節以是能成其强然號爲
相屬而實未嘗相安粘罕兀朮之徒能變其外而不
能變其中天意留此與我若將以待恢復者也岐亮
好勝自任以爲中原之人食我水土爲我臣僕者數
十年無有不從而不知中原之人非相服之眞心特
以風恬浪静難以施其鼉作鯨吞也風濤忽起足以

鼓躍而皷掉則平時蓄憾之心至此得以逞矣岐亮之還師未嘗為我所得而多為中原百姓所殲關中隴右山東河南州縣之稍復未嘗為我所下而皆為中原百姓所獻岐亮一動而中原之釁作為吾之利也如此此為彼之害者如彼葛褒困岐亮之變覺中原之心故其謀欲靜以安之中原安則其國安其國安則其身安臣知葛褒永不敢離燕地永不敢興南師何者其身所以得此位因前人之舉此事也我又為之則我身烏知其不為亮他人烏知其不效我也葛褒明見此理堅守此說故十年而中原無變葛褒之議終

不移則中原之變終不作中原之變終不作則金人之勢終不傾不知我將坐待以至何時也近者淮爲葛褒之謀寬誘中原之衆吾淮南遷徙之民稍復還歸或者以是爲憂而臣竊以窺見葛褒之心可以行吾之謀也蓋彼務爲銷變而吾當激之使變生彼務爲省費而吾當撓之使費作如人經病後務爲調適安和惟慮病之復至則當勞動其精神耗散其氣血不當養之使其安坐而少病陛下既了然見天下之勢則當斷然隨勢而施謀徼移乘輿進幸建康則中原必讙傳親征彼不得不簽刷調發以爲之備則木

來之風漸起江心之浪隨生中源之情固已汹汹而不靖岌岌而不寧將漸趕前日正隆之態岐亮以斷然不移之洪持巍然不可向之威方其欻發固已不肯盡從觀舊褒之庸豈可以此岐亮之果銳人不肯盡從亮則不肯盡從褒也必矣不肯盡從則其間必有强黠好爭踴躍思動者出而爲抗此天下有變之端也聞遣一使者復謀園陵共勢決不肯從不從則備我益急備我益急則中原益騷又聞遣一使者求減歲幣其勢亦決不肯從不從則備我愈盛備我愈盛則中原愈擾或者以爲鷙鳥將擊而匿形苟欲圖

人不當警使爲備此未可與權也吾之警使爲備者乃欲激之使變生而撓之使釁作彼不如此則無以動中原則彼覆亡之萌而吾恢復之資如此一兩年之間可以漸致中原之閧坐成敵國之亂而吾厲兵秣馬揚欲進之聲而未動飛符走檄作欲往之勢而未行中原一擾則不能遽止寖久則寖多寖廣則寖熾彼方分力以支中原未暇全力以及東南也中原室內之患東南門外之憂彼將孰先則吾雖罹其禍而未即受其敵其初陰擾之而未明犯之及其成敗之未決去往之未定分道整軍而前收中原之豪族

以爲吾爪牙據中原之沃壤以爲吾囊橐立契丹之主使率契丹之衆歸其故部還爲渤海諸戎之在中原者各隨其主而返其故則女眞亦不能獨立於中原今人徒見其外龐然以大而不知其中枵然以空女眞之衆曾不當奚契丹渤海靺鞨等諸國十之一五國之衆又不當河南山東河朔關隴等諸道百之一措女眞於五國之間固已甚微措五國於中原之内蓋亦甚眇今吾與中原相合而爲一則五國不得不散而夫女眞不得不逆而歸尚惟不然則亦自相魚肉決不能相守不二以與我竝爭於中原也諸戎

與中原相錯世俗所謂猫鼠之相乳蜈蚣蛙蛇之同穴者也烏能久而相安五胡之亂劉氏為匈奴而胡滅之石氏為胡而冉閔滅之鮮卑又滅之慕容氏為鮮卑而氏滅之復興而晉又滅之符氏為氏而羗滅之復興而羗又滅之姚氏為羗而晉滅之金人殘滅諸戎陵躒中原假合而為一家凡今相處者非其不戴天之讐則其不反兵之讐也故不獨中原與金人不相安而諸戎亦與金人不相安也金人常蓄土推瓦解之勢於其腹心而吾不思所以謀之亦可謂偷安苟活之計矣使偷而可安苟而可活如是而能久

猶云可也太祖太宗相與議汴洛之都太宗以遷爲難則決策居汴太祖歎曰不及百年東南之力竭矣未五六十年而東南已以病告蓋重兵宿於京師而供給仰於東南京師之備愈滋則東南之力愈負重今以東南爲國西自興梁東至吳越羅兵爲守已過承平之大半而未止也不獨養兵而所以爲國之具其取諸東南者又倍重於承平之時今將五十年矣其力日削一日歲朘一歲蘇綽之征魏也以國用不足重爲征稅之法既而歎曰今所爲正如張弓非平世法也後之君子誰能弛之東南立國之初一時張

弓之法至今不弛而更急者多矣近世趙開爲鹽酒之法以贍蜀師將死言曰若因循不恢復蜀將大困而我爲禍首也此與蘇綽之意無異今張弓之法不弛而更加急恐非可以持久也大抵東南本非久立國之地民力盡則國從之漢自靈帝以後而南北分在南爲孫氏晉自愍帝以後而南北分在南猶爲司馬氏已而爲劉氏爲陳氏爲兩蕭氏唐自昭宗以後而南北分在南爲楊氏已而爲李氏惟司馬氏有南最久名爲百有二年而其間擁虛器徒有名號者歲月居多亦可爲國非其國也故在今日不得不注意

中原以紓東南迫切之勢以圖宗社堅長之策西晉凡五十二年武帝粗安者二十餘年而惠帝懷愍極亂者三十餘年至元帝中興而中原已無情於司馬氏矣何者相思之日少相毒之日多也故晉人恢復爲難然桓溫至灞上劉裕入長安中原猶有戀戀之情所謂長安十陵是公家墳墓咸陽宮殿是公家室宅舍此何之是時關中相繼爲符姚割據將八十年與劉裕初漠然也而苦邀其留痛恨其返蓋慮北有拓跋西有赫連此華人眞情終不安於夷虜也我自太祖造邦德澤洽於中原者二百年今相離雖漸久

而其情未泯也爲我毀族爲我毀身不可勝數而終
不悔豈可使之帖然受制於人而無所泄其憤淵然
相味於我而無所效其情紹興隆興屢欲恢復而不
就蓋謀國大臣握兵諸將之過而非中原之難下也
中原難下當在他時日愈久則情愈衰情衰則相視
如路人甚則相疾如仇讐此則中原難下之時也宣
和取燕山契丹謂吾師曰南人只道燕雲是我故地
不道屬我已二百餘年能無許久君臣之情今日但
當死鬬彼涿易二州之外其餘皆怨然也他時中原
故應有此氣象有此氣象則難圖矣政使不與夷虜

相安則恐當有草萊豪傑起而收之今日雖有豪傑亦未能收何者人情未忘我也人情未忘我則知有我不知有他從我則能行捨我則不能立故豪傑睥睨而不敢輕發必待我而後可動雖使有赤眉王郎亦必託漢爲名託漢爲名則借漢爲重是其權已在漢也權在漢則終當爲漢何者僞不敵眞也今陛下握夷虜興亡之權制豪傑從違之命而或者以謂恢復爲難陛下過聽而未決則是未嘗有以的然可指之形判然不可易之理而告陛下者也臣謂今日有事於中原以十分爲率而計之六分用中原攻金人

一分用諸戎攻金人三分用東南攻金人若十分盡
併東南此晉宋所以多無成也宋文帝謂佛貍曰河
南舊是我地今當修復不干河北不知中原已無情
於司馬氏而安得有情於劉氏也故檀道濟王玄謨
之力易窮佛貍之勢難遏蓋專取力於東南而無所
借助於中原此元嘉所以再舉而再屈非今日事勢
之比也今日事勢大略與東漢相同西漢自高祖以
至平帝二百年而奪於王氏十五年光陰未遠風聲
相聞故人情思漢爲漢深光武起於中原其勢爲便陛
下興於東南其勢爲不甚便然光武極其力堅其志

而期於必成陛下容有所疑容有所憚者必有一擲之語孤注之言以動搖陛下之心而不知天下有全策如臣之謀也光武至不樂兵嘗言每一發兵頭鬚爲白關東初平不堪兵間之積苦且欲置隗囂公孫述二子於度外然終不能自已者慮後患之難圖也況陛下守東南難久立之地對女眞不並存之敵未易可以安枕高臥置此賊於度外以隗季孟公孫子陽待之也夫天下之勢至此不變則不解氣候煩蒸非疾雷迅雨則欝滯之氣不散淸明之氣不回當是之時惟英主能與世爲雷雨陛下眞英主也可惜蹉

[illegible]玩時將老陛下之齒髮遞遷遺患將殃陛下之子孫凡今所患兵之未精財之未裕陛下試令臣熟數於前然後知兵非難精財非難裕臣雖無似自度與陛下辦此而不難陛下誠能變風俗銷朋黨使浮辭詖行者舉不得作則出與陛下同心圖事協力濟公者將患其多不患其少臣雖不才誠自信與陛下辦此而不難臣非敢自謂能也陛下有英主之高資一借筯可以移天下之安危一躡足可以鈐制英豪之生死故臣敢謂與陛下畫策與陛下任事足以取効而無難特陛下之爲英主也如臣區區可惜爲斤斧之

所傷殘風波之所覆溺生無所成死有遺恨實惟陛下圖之

論金人歸河南遷汴京　　王質

宋光宗時上

臣嘗論之夫人之爲國利至不能不喜害至不能不懼惟其當利害之際喜而不示其喜之形懼而不露其懼之迹故其虛實不可得而窺淺深不可得而測何者慮之素定故不搖養之素厚故不驚彼其輕喜而驟懼者皆慮之不定養之不厚故倉卒迫懼之中利得以怵而動害得以脅而遷嗟夫天下之變生於

有間而可入善爲國者深藏其喜懼之端補縫隙以自秘其肺腑使人操之而莫能抵其淵叩之而莫能揣其鑰窮搜曲覽而莫能得其要領當是之時雖有强隣悍敵亦且逡巡退縮而不敢措意於我直覬

自古謀人之國既先誘之以利又喝之以害夫誘之以利而喝之以害所以尋其間也或者不能開其尋之之路而開其入之之門喜懼之情洋溢於內而表襮於外故墮其計而不知此何異搏人而授之以手足盜在門而自啓其鍵也其亦可謂大惑矣蓋昔者秦人欲以十五城而易趙璧趙人雖吝於予璧而喜

於得城璧既入而城不割則倉皇携璧以歸夫秦人以虎狼之心欲盡吞諸侯而宰天下其志豈在璧也而藉以試趙趙人信之則秦人固已得其肺腑矣是以暴鷙陵劫至於加兵而不忌蓋知其無能爲也楚子伐宋而宋不服令其師曰入築室反耕楚烏能築室反耕也哉何者越千里以伐人而强晉蠢蠢然又有欲動之勢形孤而心搖必不能久矣而華元不得其情震悼惴慄奔走求盟若不可以終日此其勢不得不折而歸楚是二國者其初未嘗有致弱之形而不能自窒其間以至於顛沛而不可自立故臣嘗以

善謀國者講其間而善爲國者塞其間近者傳北朝
欲歸河南之地臣聞之士大夫以爲朝廷至於動色
相慶已而聞北朝欲遷汴京之都臣聞之士大夫以
爲朝廷錯愕而莫知所爲夫河南之歸汴梁之遷此
不待智者而得其是非矣何者古之棄地有三或不
能有而棄或無所得而棄或交相易而棄此三者今
北朝皆無焉臣固知河南之不歸也然而此言之所
以出者臣恐北朝之謀以利誘我而試其喜不喜也
古之遷都有三或以兵火殘弊而遷或以隣敵窺伺
而遷或以形勢迫臨而遷此三者今北朝皆無焉臣

固知汴京之不遷也然而此言之所以出者臣恐北朝之謀以害喝我而試其懼不懼也此正當今窒間之時而喜懼之形烏可輕出哉臣讀東晉謝安傳而詳觀其處利害之際至於符堅之寇而不爲愧謝玄之勝而不爲喜未嘗不容嗟歎息以爲後世君子之莫及而推原其故則蓋本於慮之素定而養之素厚是以利不能誘害不能喝夫天下之事緣飾之則以文雅而鎮壓之則以器局就二者而輕重之寧不足於文雅而器局之君子天下國家不可一日無也

論復讎宜事　　孝宗時上　　　　　　　　　　　　　　　莊微秀

臣愚不肖蒙恩備使一路遂將遠違穆穆之光竊伏惟念人臣之義雖在窮約猶不忘君况嘗以載筆之吏久直禁廬今雖將指有行而憂國念君之忠其敢以既去遂已謹復深惟當世之故而願獻其區區惟陛下垂察其一曰宗社之恥不可忘臣嘗觀古之人主於仇讎怨敵之國有勢未能報而姑事之者有勢雖不敵而不事之者有勢可以勝而遂報之者有勢可以報而反助之者昔太王之於狄也事之以皮幣事之以犬馬事之以珠玉凡其所欲悉以畀之蓋是時狄强而周弱畏天保國其道當然故孟子曰唯智

者爲能以小事大然狄之於周特一時之怨非百世之讐含垢包荒義未爲失此所謂勢未能報而姑事之者也西晉懷愍二帝俱没於劉聰元帝間關南渡立國日淺外寇方熾内難復興故終其身未皇北討然一介行李未嘗聘虜廷成帝時石勒來修好詔焚其幣此所謂勢雖不敵而不事之者也勾踐會稽之辱舉國以臣妾於吳而能苦身焦思折節下士與百姓共其勞人事既修天應亦至吳之稻蟹不遺種矣而夫差方觀兵中土與晉會於黃池勾踐得以乘間舉兵遂墟其國此所謂勢可以勝而遂報之者也晉

孝武時符堅聚百萬之師志吞吳會桓謝玄等大破之淮淝堅既狼狽西歸其子丕復與慕容垂相持於鄴使晉之君臣有志經略乘機席捲殆不甚難而謝玄方且從丕之請遣兵以救其窮饋米以濟其饑含符氏之深讎與慕容而為敵未幾劉牢之等為垂所敗秦既不祀晉亦以衰此可謂勢可以報而反助之者也臣竊惟家國之於金虜蓋萬世必報之讎高宗孝宗值其方彊不得已以太王自處而以勾踐之事望後人今天亡此胡近在朝夕旱蝗頻年赤地千里甚於夫差之時韃靼羣盜四面交攻無異符秦之季

天其或者付陛下以有爲之會乎臣嘗熟思待敵之策其別有三練兵選將直擣虜巢若勾踐襲吳之師此上策也按兵堅壘內固吾圉止使留幣外絕虜交若晉氏之不與敵和而躡其實安江沱之失此中策也以救災卹鄰之常禮施之於茹肝涉血之深仇若謝玄之功符不丕此下策也用上策則大義明混一之機也用中策則大計立安强之兆也用下策則大勢去阽危之漸也臣不知今日之廟謨其將安出乎碩更化以來生聚教訓未有勾踐十年之功固未可遽圖一戰之勝於傳有之攻不足者守有餘夫以堂堂

可謂先見

大邦方地萬里誠能以待敵之禮而遇天下之豪傑以遺虜之費而勵天下之甲兵人心奮張士氣自倍何憚於此虜而猶事之哉若乃輕信邊臣迎合之言援醜孽於將亡置世讐而不念非惟忠臣義士沮氣解體而夷狄盜賊亦將有輕中國心萬一貽書請侮我將何詞以應之夫重於絕虜者畏召怨而啓釁也然能不召怨於亡虜而不能不務釁於新敵權其利害孰重孰輕故臣願陛下勉勾踐之良圖懲謝玄之失策則王業與隆可冀矣其二曰比隣之盜不可輕今之論韃靼者類曰猖獗小夷非有囊括并吞之志

其論山東之盜者亦曰蕞爾姦孽不過鼠竊狗偷之謀抑不思劉石符姚之興大抵皆出荒裔全齊十二之險昔人用之嘗以霸强況今中原士民倀倀無主使盜亦有道則衆將從之苟得志而鄰於吾莫大之憂也迺者僞使之來輕舟浮海不十日而抵邊城舍舟登岸人無知者安知不以是覘吾之虛實乎臣願朝廷毋輕二賊日夜講求攻守之策以逆杜窺覦之心自治之方無急於此其三曰幸安之謀不可恃今之議者大抵以虜存亡爲我欣戚聞危蹙之報則冀其非實得安靜之耗則幸其必然重以邊臣喜爲迎

合或曰韃靼許和矣或曰羣盜聽命矣或曰穹廬還燕有日矣誠使虜命少延吾得以因時脩備豈非至願政恐奔竄敗亡之餘勢必不久皇皇鉅本初非小弱顧乃藉彼以爲安是猶以朽壤爲垣而望其能鄣盜賊也臣願陛下斷自淵衷之志恢立武志堅毋以虜存爲喜毋以虜亡爲畏則大勢舉矣其四曰導諛之言不可聽臣聞天難諶命靡常者伊尹所以訓太甲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者召公所以戒成王聖賢言天不過如此未聞曰某星躔某舍則某某昌某神居某地則某某福應也自嘉定更化以來兵偃歲豐民

稍蘇息此誠聖德格天之效而溺於數術者猥曰五福太一實臨吳分審如其言則治亂興衰皆有天數無關君德豈不悖哉今邊事方殷正君臣戒懼之日而薦紳大夫工爲諛悅或以五福足恃爲言夫漢之肇造以寬仁得民而不在五星之聚井晉之郤敵以將相有人而不在歲星之臨吳矧乾象告徵邇日尤甚其可恃讖緯不經之說而忽昭昭之警戒乎惟陛下鑒天人之相因察諛佞之有害益修其本以格天休宗社之慶也其五曰至公之論不可忽臣聞公論國之元氣也元氣否鬲不可以爲人公論壅鬱不可

以爲國祖宗盛時用人立政一揆之衆論而行之以至公故人心悅服天下順治熙寧之世以新法爲不可行者公論也王安石違而咈之終以誤國紹興之際以和議爲不可恃者公論也秦檜讐而嫉之遺患至今夫朝廷之舉措是而衆亦是之者治世也朝廷之舉措非而衆亦非之者亦治世也朝廷舉措自以爲是而衆莫敢議其非此子思所以憂衞之君臣也往者侂胄弄權以威罰箝天下之口浸淫既久附和成風北伐一事中外共知其非而莫敢言其效蓋可睹矣使侂胄能虛心平聽不以先入爲主惟公論是

從則國無加兵之禍巳無僇辱之殃豈不美哉間者使命之出外議譁然從臣爭之館學爭之庠序之士又爭之或者未必不以爲紛紛多事臣獨曰此十數年來所無之氣象聖君賢相優容涵養致此盛事豈易得哉夫天下之大本同一家人主者父也大臣者宗子也大夫士者家之衆子弟也至於庶人之賤亦家之陪隸也父兄有過子弟爭之子弟有過陪隸言之蓋一家之事休戚實同凡其弟弟相規政欲共成門戶之美耳君臣之義何以異此而自昔惡聞正論者往往加以歸過賣直之名夫欲使士大夫畏避此

名務爲緘默直易易耳不知臣子至情本爲國計何負於君父而顧嫉之耶深惟今日實公論伸屈之機朝廷之上若以言者爲愛君爲報國無猜忌之意而有聽用之誠則公論自今而愈伸若以言者爲沮事爲徼名無聽用之誠而有猜忌之意則公論自今而復屈夫公論伸屈乃治亂存亡之所繫分故臣於奏篇之終反復極言忘其重煩天聽之辜詩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惟陛下亮臣愚忠取進止

上東師議　郝經

元世祖未即位時郝經上東師議

一月被旨北上丙辰正月見於沙沱不以鄙末問以
時事且令便宜條奏於是奏立國規模治安急務各
數十條佩筆來載從扞牧圉遂筦軍國機務同諸執
政奏事凡出師利害未嘗不反復備言及令論定樞
齋奏議乃爲七道議七八千言愚贄知識亦已罄竭
近奏命宣撫江淮以先啓行又令有軍旅利害具文
字遣使來上竊惟大軍已出不能中止嚮所論奏皆
爲無用從驛騎而逾遠望君門而日切汲黯不難於
淮陽而眷眷於李息蓋激於中而有不能已焉者彼
亦重於此也故國家此舉所繫甚重存亡安危於是

乎在旣不能善其始必當爲全其終故不敢謹默復爲東師議一篇俾樞府官武濟乘驛上進畀諸執政番譯聞奏議曰

經聞圖天下之事於未然則易救天下之事於已然則難於已然之中復有未然者使往者不失而來者得以遂則尤難也國家以一旅之衆奮起朔漠斡斗極以圖天下馬首所向無不摧破滅金源幷西夏蹂荆襄克成都平大理躪轢諸夷奄征西海有天下十分之八盡元魏金源故地而加多廓然莫與作大也惟宋不下未能混一連兵構禍踰二十年何曩時撥取之易而今日圖維之難也夫取天

下有可以力并有可以術圖并之以力則不可久久則頓弊而不可振圖之以術則不可急急則徼倖而難成故自漢唐以來樹立攻取或五六年未有踰十年者是以其力不弊而卒能保大定功晉之取吳隋之取陳宋之取唐皆經營比伙十有餘年是以其術得成而卒能混一或久或近要之成功各當其可不妄爲而已國家建極開統垂五十年而一之以兵遺黎殘姓游氣驚魂虔劉𠠝盪殆欲殲盡自古用兵未有如是之久且多也其力安得不斃乎且括兵率賦朝下令而夕出師躬擐甲冑跋履山川闔國大舉以

之伐宋而圖混一以志則銳以力則彊以弋則大而
其術則未盡也苟於諸國既平之後息師撫民致治
成化創法立制敷布綱條上下井井不撓不紊任老
成爲輔相起英特爲將帥選賢能爲任使鳩智計爲
機衡平賦以足用屯農以足食內治既舉外禦亦備
如其不服姑以文誥拒而不從而後伺隙覘釁以正
天伐自東海至于襄鄧重兵數道聯幟接武以爲正
兵自漢中至于大理輕兵捷出批亢抵脅以爲奇兵
帥臣得人師出以律高拱九重之內而海外有截矣
是而不爲乃於間歲遽爲大舉上下震動兵連禍結

底安於危是已然而莫可止者也東師未出大王仁明則猶有未然者可不議乎國家用兵一以國俗爲制而不師古不計師之衆寡地之險易敵之彊弱必合圍把稍獵取之若禽獸然聚如丘山散如風雨迅如雷電捷如鷹鶻鞭弭所屬指期約日萬里不忒得兵家之詭道而長於用奇自會河之戰乘勝下燕雲遂遺兵而去似無意於取者既破回鶻滅西夏乃下兵關陝以敗金師然後知所以深取之是長於用奇也既而爲斡腹之舉由金房繞出潼關之背以攻汴爲擣虛之計自西河遥入石泉威茂以取蜀爲示遠

之謀自臨洮吐蕃穿徼西南以平大理皆用奇也太攻其無備出其不意而後可以用奇豈有逈百蠻之衆首尾萬餘里六飛雷動乘輿親出踰天下倒西海騰擲宇宙軒豁天地大極於遐徼之土細窮於委巷之民撞其鍾而掩其耳齧其臍而蔽其目如是而用奇乎是執千金之璧以投瓦石也可不惜哉其初以奇勝也關隴江淮之北平原曠野之多而吾長於騎故所向不能禦兵鋒新銳民物稠夥擁而擠之郡邑自潰而吾長於攻故所擊無不破是以用其奇而驟勝今限以大山深谷阨以重險薦沮迂以危途繚逕

我之乘險以用奇則難彼之因險以制奇則易況於客主勢懸藴蓄情露無虜掠以爲資無俘獲以備役以有限之力冐無限之險雖有奇謀秘略無所用之力無所用與無力同勇無所施與不勇同計不能行與無計同泰山壓卵之勢河海灌熱之舉擁遏頓滯盤桓而不得進所謂强弩之末不能射魯縞者也爲今之計則宜救已然之失防未然之變而已兩師既搆猝不能解如兩虎相捽入於巖阻見之者辟易不暇又焉能以理相喻使之逡巡自退彼知其危蠲國以幷命我必其取無出以自恤兵連禍結何時而已

大王殿下宜遣人稟命於行在所大軍壓境遣使諭
宋示以大信令降名進幣割地納質敍恣受命始爲
之和假兵息民以全吾力而圖後舉天地人神之福
也稟命而不從殿下之義盡而後進吾東師重愼詳
審不爲躁輕飄忽爲前定之謀而一之以正大假西
師以爲奇而用吾正北師南轅先示恩信申其文移
諭以禍福使知殿下仁而不殺非好攻戰闢土地不
得已而用兵之意誠意昭著恩信流行然後閱實犒
勇別爲一軍爲帳下之卒然老成知兵者俾爲將帥
更直宿衛以備不虞其餘師衆各畀侯伯使吾府大

官元臣分師總統爲戰攻之卒其新人部曲嘗不知兵雖名爲兵其實役徒者使沿邊進築與敵郡邑犬牙相制爲屯戍之卒推擇单弱究竟逃匿編葺部伍使聞望重臣爲之撫育總押近裏故屯爲鎮守之卒使掣肘之計不行妄意之徒屏息内外備禦無有缺縱則制節以進既入其境敎陳固列緩爲之行彼善於守而吾不攻彼恃城壁以不戰老吾吾合長圍以不攻困彼吾用吾之所長彼不能用其長選出入便利之地爲久駐之基示必取之勢毋焚廬舍毋傷人民開其生路以携其心亟肆以疲多方以誤以弊其

力兵勢既振蘊蓄既見則以輕兵掠兩淮杜其樵採
而遏其糧路使血脉斷絶各守孤城示不足取仰進
大兵直抵於江沿江上下列屯萬竈號令明肅部曲
嚴整首尾締構各具舟楫聲言徑渡彼必震疊自起
變故蓋彼之精銳盡在兩淮江面濶越恃其巖阻兵
皆柔脆用兵以來未嘗一戰焉能當我百戰之銳一
處崩壞則望風皆潰肱髀不續外内限絶勇者不能
用而怯者不能敵背者不能返面而面者不能禦水陸
相擠必爲我乘是兵家所謂避堅攻瑕避實擊虛者
也如欲存養兵力漸次以進以圖萬全則先荆後淮

先淮後江彼之素論謂有荆襄則可以保淮甸有淮甸則可以保江南先是我嘗有荆襄有淮甸有上流皆自失之今當從彼所保以爲吾攻命一軍出襄鄧直渡漢水造舟爲梁水陸濟師以輕兵綴襄陽絕其糧路重兵皆趨漢陽出其不意以伺江隙不然則重兵臨襄陽輕兵捷出穿徹均房遠叩歸峽以應西師如交廣施黔選鋒透出夔門不守大勢順流則幷兵大出摧拉荆郢橫潰潭湘以成犄角一軍出壽春乘其銳氣幷取荆山駕淮爲梁以通南北輕兵抄壽春而重兵支布於鍾離合肥之間撥拾湖濼奪取關隘

據濡須塞皖口南入於舒和西及於蘄黃俯仰恣肆以覘江口烏江采石廣布戍邏偵江渡之險易測備禦之疎密徐為之謀而後進師所以潰兩淮之腹心扶長江之襟要也一軍出維揚連楚蟠亘路跨長淮鄰我强對通泰海門揚子江面密彼京畿必皆備禦堅厚若據攻擊則必老師費財當以重兵臨維揚合為長圍示以必取而以輕兵出通泰直塞海門瓜步金山柴墟河口游騎上下吞江吸海並著威信遲以月時以觀其變是所謂圖緩持久之勢也三道並出東西連衡殿下或處一軍為之節制使我兵力常有

餘裕如是則未來之變或可弭已然之失一日或可救也議者必曰三道並進則兵分勢弱不若併力一向則莫我當也曾不知取國之術與爭地之術異併敵一向爭地之術也諸道並進取國之勢也昔之混一者皆若是矣晉取吴則六道進隋取陳則九道進宋之於南唐則三面皆進未聞以一旅之衆而能克國者或者有之徼倖之舉也豈有堂堂大國師徒百萬而爲徼倖之舉乎况彼渡江立國百有餘年紀綱脩明風俗完厚君臣輯睦内無禍釁東西南北輪廣萬里亦未可小自敗盟以來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

之彷徨百折當我彊對未嘗大敗不可謂弱豈可蔑視謂秦無人直欲一軍倖而取勝乎昔秦王問王翦以伐荆翦曰非六十萬不可秦王曰將軍老矣命李信將二十萬往不克卒畀翦以六十萬而後舉楚蓋衆有所必用事勢有不可懸料而倖取之者故王者之舉必萬全其倖舉者無賴崛起之人也嗚呼西師之出已及瓜戍而猶未即功國家盛全之力在於東左若亦直前振迅銳而圖功一舉而下金陵舉臨安則可也如兵力耗弊役戍遷延進退不可反爲敵人所乘悔可及乎固宜重慎詳審圖之以術若前所陳

以全吾力是所謂坐勝也雖然猶有可憂者國家掇取諸國飄忽凌厲本以力勝今乃無故而爲大舉若又措置失宜無以挫英雄之氣服天下之心則荏惡懷姦之流得以窺其隙而投其間國內空虛易爲搖蕩臣愚所以諄諄於東師反復致論謂不在於已然而在於未然者此也易曰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闃其無人方今之勢也挽回元氣收其放心守約實內以建皇極實惟殿下之事區區贅言妄爲干冒無任戰懼之至謹議

奏請罷攻宋兵　元世祖時上　郝經

易文言傳謂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蓋乾之龍德體天行健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時者何當其可之謂也故可以潛則潛可以見則見可以惕則惕可以躍則躍可以飛則飛五位者皆當其可聖人之德也至於上九則惟知進與存不知退與亡不當其可而違其時是以至此極而有悔弗逮乎五位者而猶謂之亢龍德於是乎衰不足以爲聖王矣故古之聖王莫不以時進退握乾知幾舜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知進也以天下與人不

私其子而與禹知退也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知退也武王遂伐殷而有天下知進也漢高帝不與項羽校蠖屈漢中知退也還定三秦以討羽知進也光武爲更始殺其兄齊武王而不校展轉河朔知退也一旦自立中興漢室知進也故上世稱聖王者以舜爲首其次則稱文武後世之稱聖王者以高帝爲首其次則稱光武皆知進退存亡之理時乘御天卒以龍德而位天位者也至於魏孝文雖不逮於文武高光遷都洛陽總干問罪辭順而返齊人侵軼報之以兵聞喪而還進退以禮不隕師徒卒全龍德

爲用夏變夷之賢主亦其次也彼馮威恃力以逞無
疆之欲皆亢龍之師也秦符堅金海陵亢而不悔者
也漢武帝唐太宗亢而有悔者也雖皆亢龍悔而知
退又其次也夫舜不可及已文武高光魏孝文漢武
帝唐太宗後王進退有餘師矣恭惟大王殿下聰明
睿知足以有臨發强剛毅足以有斷進退存亡之正
知之久矣嚮在涉陀命經曰時未可也又曰時之一
字最當整理又曰可行之時爾自知之大哉王言時
乘六龍之遺知之久矣自出師以來進而不退經有
所未解者故言于眞定于曹濮于唐鄧亟言不已未

賜開允乃今事急故復進狂言國家自平金以來皆
亢龍之師也惟務進取不遵養時晦老師費財卒無
成功三十年矣先皇帝立政當安靜以圖密謐忽無
故大舉進而不退昇王東師則不當輕進也而遽進
以爲有命不敢自逸至於汝南既聞凶計即當遣使
徧告諸帥各以次還修好于宋歸定大事不當復進
也而遽進以有師期會於江濱遣使諭宋息兵安民
振旅而歸不當復進也而又進既不宜渡淮又豈宜
渡江既不宜妄進又豈宜攻城若以殘不可失敵不
可縱亦既渡江不能中止便當乘虛取鄂分兵四出

宋人皆節錄此

直造臨安疾雷不及掩耳則宋亦可圖如其不可知難而退不失爲金兀朮也師不當進而進江不當渡而渡城不當攻而攻當速退而不退當速進而不進役成遷延盤桓江渚情見勢屈舉天下兵力不能取一城則我竭彼盈又何俟乎且諸軍疾疫已十四五又延引月日冬春之交疫必大作恐欲還不能彼既上流無虞呂文德已并兵拒守知我國疵剛氣自倍兩淮之兵盡集白鷺江西之兵盡集隆興嶺廣之兵盡集長沙閩越沿海巨舶大艦以次而至伺隙而進如過截於黃津渡邀遮於大城關口塞漢東之石門

限郢復之湖灤則我將安歸無已則突入江浙擣其心腹聞臨安海門已具龍舟則亦徒往還抵金山并命求出豈無韓世忠之儔乎且鄂與漢陽分據大別中挾巨浸號爲活城肉薄骨并而拔之則彼委破壁孤城而去泝流而上則入洞庭保荆襄順流而下則精兵健櫓突過潯黄未易遏也則亦徒費人命我安所得哉區區一城勝之不武不勝則大損威望復何俟乎雖然以王本心不欲渡江既渡江不欲攻城既攻城不欲并命不焚廬舍不傷人民不易其衣冠不毀其墳墓三百里外不使侵掠或勸徑趨臨安曰其

元世祖如此豈得不興

民人稠夥若往雖不殺戮亦被殘蹂吾所不忍若天與我不必殺人若天弗與殺人何益而竟不往諸將歸罪士人謂不可用以不殺人故不得城曰彼守城者止一士人賈制置汝十萬衆不能勝殺人數月不能拔汝輩之罪也豈士人之罪乎益禁殺人歸然一仁上通于天久有歸志不能遂行耳然今日事急不可不斷也宋人方懼大敵自救之師雖則畢集未暇謀我第吾國內空虛塔察國王與李行省肱髀相依在於背脅西域諸胡窺覘關隴隔絕旭烈大王病民諸姦各持兩端觀望所立莫不覬覦神器染指垂涎

一有狡焉或起戎心先入舉事腹背受敵大事去矣且阿里不哥巳行赦令令脫里赤爲斷事官行尚書省據燕京按圖籍號令諸道行皇帝事矣雖大王素有人望且握重兵獨不見金世宗海陵之事乎若彼果決稱受遺詔便正位號下詔中原行赦江上欲歸得乎非奉命與張仲一觀新月城自西南隅抵東北隅萬人敵上可並行大車排楂串樓締構重複必不可攻秖有許和而歸耳復何俟乎願陛下以祖宗爲念以社稷爲念以天下生靈爲念奮發乾剛不爲需下斷然班師亟定大計銷禍於未然先命勁兵把截

江西與宋議和許割淮南漢上梓夔兩路定疆界歲幣置輜重以輕騎歸渡淮乘驛直造燕都則從天而下彼之姦謀僭志冰釋瓦解遣一軍逆大行皇帝靈輿收皇帝璽遣使召旭烈阿里不哥摩哥及諸王駙馬會喪和林差官於汴京京兆成都西涼東平西京北京撫慰安輯召太子鎮燕都示以形勢則大寶有歸而社稷安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以退爲進以亡爲存飛龍在天利見大人無亢龍之悔矣